

小说看台

冻雨

● 余清平

春节前，冻雨终于过去，春节时阳光明媚，可到了正月初十，新闻报道说未来几天又会有冻雨天气，态势更大。大坪村委会干部小葛愁坏了，仿佛这冻雨就是来考验她的。

要知道，年后，年轻人都外出上班了。大坪村的村民居住地也很分散，散落在大山的各个山坳中，距离远，路陡峭难行。小葛最担心供电线路出问题，若停电，白雪覆盖的山路无法行走。小葛知道，愁解决不了问题，得行动起来。

小葛在村民群里发通知，告诉在家的村民准备做饭用的木柴，烤火的木炭，照明蜡烛等，没有的到村部领。接着，她又逐家逐户落实人数，并嘱咐未外出的年轻人帮助组里的老人孩子。做好这一切后，小葛去找到村主任，说：“主任，有几户人家房子改建建新的还没建好，建议把他们接来村委会住。”

村主任说：“好，小葛，你落实清楚告诉我。”

大坪村的村委会也就两间办公室，一间处理村民事情的兼事务室，另一间是村主任办公室兼会议室。好在年前准备的那几副铁架床可以使用。国家支持新农村建设，村里的危房要全部重建。经过耐心做工作，村里大多数危房已经拆除，村民们大都建起了宽敞舒适的新楼房，唯有几家的房子尚未盖好。

小葛与村主任分头行动。她登记在建户的人数。他负责搬动办公桌，腾出空间摆床架。不久，小葛统计好了人数，却发现，实际统计人数比年前多了十多人，不少原本外出打工的村民是打算过了元宵节才外出务工的，床位一下不够了。

小葛立马说：“我家有沙发床和苏子床，我哥外出了，他家里的床也可以搬来用。”

村主任一拍脑袋说：“看我这记性。我家也有沙发和几张空床，可以拉来派上用场。”

村主任立马开上自家农用车，与小葛一起搬来了这几张

床，稍后又去接房子尚未建好的村民。村民们终于集中在村委，也都分到了床铺。吃饭问题好解决，小葛把她家的煤气罐、煤气灶和炊具全部拿来，亲自下厨做饭炒菜。好在电线杆经过这几年一再维修，没有断电，房子里的电暖气融融的。村民们交口称赞，说村干部办实事，给了他们温暖。

就在大家唏嘘感叹时，外面走进三个人，是周民一家。他家离村委会有八里山路。他们本来是去市里坐火车去新疆，路上听说有冻雨就返回了。眼见天气这么冷，冻雨说来就来，回家去不现实，村委会没有多余的床铺，怎么办？

小葛赶紧叫上村主任去把她哥家的主床拉来。

安顿好村民，小葛每隔两小时就在村民群里发一次冻雨的进展，也让身在外的村民放心家里老人。

由于冻雨比前年来得更凶猛，两天后一处山路上的电线被断楠竹压住导致停电，村民顿时惊慌起来。

“大家不用慌，我们村委准备了蜡烛、木炭和柴火。”随着小葛的话音，光亮顿时挤满了房子，“村委也准备了发电机，主任发电去了，也不会影响大家上网。”

村民听了，纷纷伸出大拇指点赞。随着发电机声响起，欢笑声和电灯的光线同时溢满房间。大家忙着上网，联系远方的亲人。几天后，冻雨过去，村民无碍，没有损失。

晚上，小葛接到她哥打来的电话。她哥吼道：“老妹，我刚刚知道你把我家主床拉来给周民夫妻睡，你不知道风俗吗？主床给外人睡，那要走霉运的。”

“哥，不要生气，你的床是我在睡，周民家睡的是我结婚的婚床。”“你！妹夫知道不？你们是新婚呀。”“哥放心，你妹夫永远支持我的工作。再说，那日风俗，你也相信。”小葛的声音从她哥的耳朵里渗透到心里。

寓言二则

● 杨福久

被救的鸟

樵夫进山打柴，见一只受伤严重的鸟，便带回家中精心救治和喂养。

好多天后，鸟伤痊愈。樵夫虽然很喜欢这鸟，但觉得山林里才是鸟的天堂，便把鸟带回山里放飞。鸟飞了起来，可不一会儿又飞回来落在樵夫肩膀上。

樵夫双手托起鸟，再往上一扬，鸟又飞起来了，然后落在大树上。

樵夫忙着打柴，打够了扛起来往家走前还看看鸟在哪里，没有看见。

回到家里，刚刚放下柴禾，就听到“扑啦啦”声响，鸟飞落在樵夫跟前。

“你怎么飞回来了？”樵夫进屋拿来苞谷和水给鸟，“吃饱喝足你就飞回去吧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樵夫见鸟依旧蹲在窗台上，便喂食后又带进山林里放飞。如此几次，鸟还是都飞了回来。最后那次把鸟放进黑色的布袋里，几天后也飞了回来。

“樵夫救的鸟不走了！”一邻人说，“鸟有灵性，知道樵夫夫人好……”

一邻人说：“有道是‘鱼爱水儿鸟爱林’，这鸟怎么不回山林了？”

一邻人说：“这鸟一定是贪

恋安逸，在樵夫家有吃有喝，何必在山林里奔波？”

人多嘴杂，爱说啥说啥。鸟听见了也不生气，说了句人常说过的话：“叫人说去不，我走我自己的路！”

花盆里的草

花盆里的花长得挺好的，青枝绿叶，含苞待放。

人很高兴，采来新土，将花盆里的旧土挖出一些，补进新土。

不久，花盆里长出两棵草来。人知道，这是新土里的草籽长出来的，应当拔除。但想看看是什么草，而且花盆挺大的，就先叫草长着吧。

又过了些时日，人外出些日子，回来时一看，花因缺水枯萎了，而草照样生长着。

看来，草的生命力远远超过花。人想着，没有了花，就让草长着吧。

人特意给小草浇水，注意观察，小草渐渐长大，但依旧看不出是什么草来。

忽一日，人浇水时看见了小草开花啦！花不大，但挺别致、挺好看。

人惊喜起来：“草也开花！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意种草草开花啊！”

有时候，意外更让人惊喜。

美文阅读

勤修枝杈方成材

● 黄一辉

在我上初中时，和爸爸打了一个赌，我俩同时各栽下一棵树，看谁栽的树在十年、二十年，或者更长时间以后可以成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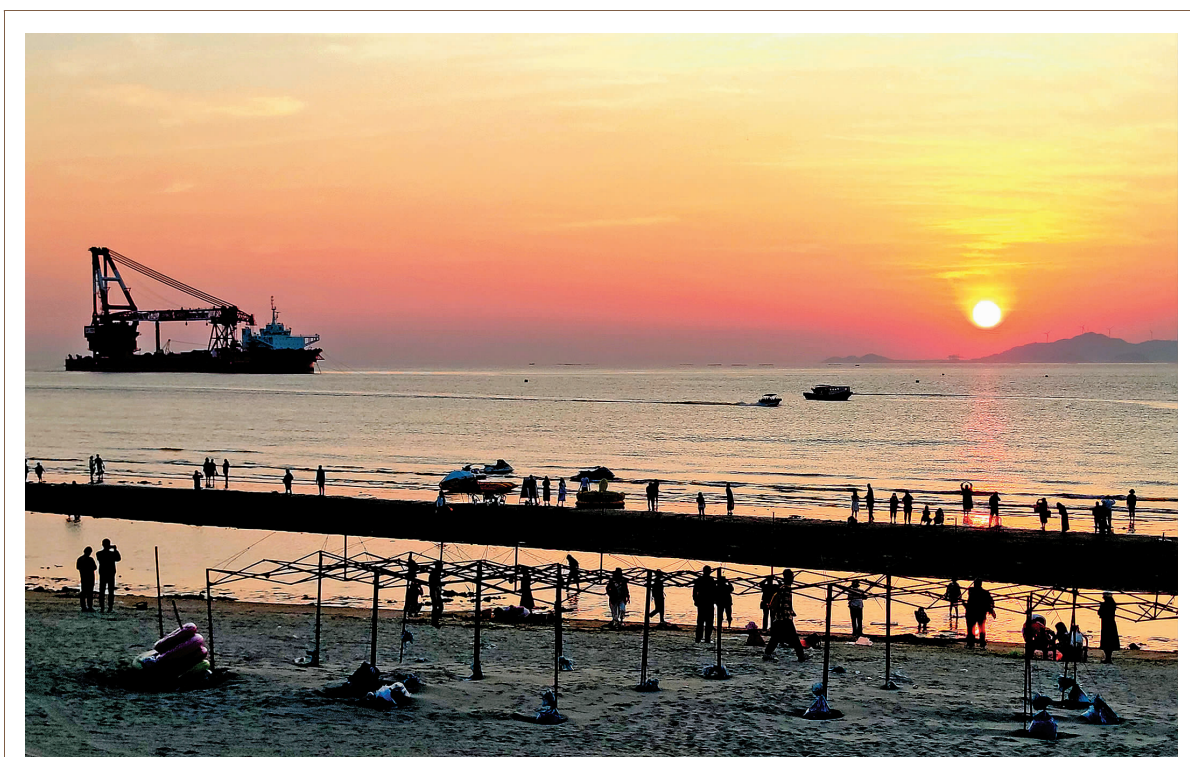
栽下树的第一年，树干上就生长出了一些小枝杈，我也学爸爸那样将其全部修剪掉。可是第二年，在被修剪掉的枝杈旁边，却长出了更多新的枝杈，我只好再次修剪了一遍。第三年，第四年，还是如此，我便放弃修剪，放任其自由生长。而爸爸却坚持

年年都把多余的枝杈修剪掉，直到长成参天大树，不仅树干笔直挺拔，一看就知道是可用之材。而我栽下的那棵树的树干，还不及爸爸的那棵树的树干，还不及爸爸的那留下了许多疤结，不堪大用。

我向从事林业技术工作的同学咨询这其中的道理。同学解释说，被修剪掉的枝杈周围，一定会生长出更多新的枝杈，那是因为树本身的洪流要寻找出口。如果你一直坚持修剪，

那股洪流就会奔向树梢，一直向上生长。所以，被修剪掉的枝杈周围就不再生长出新的枝杈，我恍然大悟。

其实，育人和种树一样。在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也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利于其成长的枝杈类似的问题出现。坚持引导纠正这些问题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或者更多次以后，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纠正，就放任自流。长大成人后，他身上的毛病，也许不仅仅是一个毛病那么简单。



夕阳的魅力 许双福 摄

龙年随想

● 陈自川

龙年春节，简简单单，诗意再现。热闹时归于平静，平静时盼望热闹。回到家乡的人终又离去，看着家乡而远离不再有泪滴。离去后，又是一年盼归远方的游子，相聚又在明年初一。春节一聚，分享成功分享快乐分享喜悦分享奋进，年轻的有希望，年幼的在成长，年老的有畅享。龙年就是这样，浩浩荡荡，熙熙攘攘。

如果你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过年时布衣布鞋，新新展展的，那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的亲情。正月初一早上吃过汤圆、猪腿，然后和伙伴们到集市上走一圈，看一看热闹，那就是过年。如果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成就，已经让每个家庭享受到。人们在吃腊肉的基础上更加喜欢新鲜食材，新衣服早已不再是

过去的蓝布，而是各式各样，穿起来就是花花世界，在乡间在城市，显示出不同的美丽。如果生在2000后，这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代。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科技都赶上了中国最好的时代，享受着把智慧叠加在智能上的生活。

“三十晚上大月亮，强盗进屋背水缸，聋子听到脚步声。”这些儿时的笑话，早已过时。如今的三十晚上，可上看春晚，可以去唱歌，可以去散步，可以去追剧，也可以网上送祝福。无论怎样，这都是相聚的融洽。

正月初一，我带上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回到陈家沟，妈妈看到桃树正在发芽，看到家乡的炊烟，闻着家乡的味道，妈妈笑了，她的白发

她的皱纹，都是陈家沟的气息。吃了午饭，到宝塔坝看一看荷塘，再到黄金花海看一看稀稀落落的油菜花。春天的美，一览无遗。

开着车再到开快速上溜达三五十分钟，妈妈说，走路怕是要走一整天哟。我说，江山如此多娇。女儿说，山水如画。

下了快速车道，迎宾大道上火树银花。宽阔的大街，停满全国各地回来的车辆，显得那么拥挤。此时想一想一线城市的空寂，再看一看家乡小县城的光影，所有的乡愁都在正月初一淋漓尽致地展现。

整个春节，陪着家人，陪着爱我的人，陪着我爱的人，其乐融融，心情平淡。年复一年，不知岁月待何人，只知年年岁不同。

多说的一句话

● 赵自力

父母在农村老家，喜欢吃馒头，我们每次回老家，总喜欢带袋馒头回去。有次我去买老面馒头，顾客很多，老板娘却非常有耐心。她把我要的馒头装好后，递给我时说了一句“莫包紧了，在车上就敞着”。我朝她感激地点了点头，她又去忙着招呼别的顾客了。滚烫的馒头，放在塑料袋里如果扎紧袋口，水汽会附在塑料袋上影响馒头的口感。如果不是老板娘提醒，我都没注意呢。后来买馒头次数多了，每次买热馒头，我都想起老板娘说的那句话，感觉心里一阵温暖。

有次我带母亲去买衣服，她总是舍不得花钱，但最终还是被我说服去买件便宜一点的。母亲进了商场后，看着琳琅满目的衣服，她说眼睛都看不过来。店主打量着母亲，然后帮母亲挑了一件衣服。还真没说，店主就是有眼光，新衣穿在母亲身上格外合身，也挺漂亮。衣服打包后，母亲在我的搀扶下走出店，尽管有点舍不得，但看得出来她非常满意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，店主对我们笑着说：“忘记告诉你们了，牌子别剪了，回家再试试，觉得不合适随时来换。”听了店主的话，我心里暖烘烘的。她随口多说的一句话，充满了温情和关怀，让人听了格外舒服。

还有一次，我约几个朋友去摘猕猴桃。说实话，平时果子摘了不少，猕猴桃却是第一次摘，所以很兴奋，也摘了一大筐。过秤后，我们把猕猴桃装进塑料袋里，高高兴兴地提上车。临走时，过秤的阿姨叮嘱了一句说：“放几颗苹果在里面，那样猕猴桃熟得快些，记得要分批放，不然一下都熟了吃不完浪费呢。”我对阿姨

的话开始还半信半疑，但想她是有经验的，应该有道理，所以就按照她说的方法去做。结果，猕猴桃分批成熟，我们也前后吃了一个多月，没有浪费一颗。再咀嚼那位阿姨的话，觉得非常感动。

生活中，像这样多说一句话的事还有很多。在我看来，多说的每一句话，不仅不多余，还足以温暖人心。



古村迎春 盛近 摄

滕王阁漫想

● 张新路

那年春天，我独自踏上前往南昌的旅程，顺便登上了那千古高阁滕王阁。

当年，王子安的大笔一挥写就《滕王阁序》，让这座高阁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了千年。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游览这座阁楼，因为知晓其历史的厚重。这座高楼配得上人们对于它的想象，虽然时至今日已经无法记住许多细节，但是历史在这方宝地上镌刻下的印记依然具有质感。那是春夏之交的时候，阳光如炬，照射在两岸的江中，而江中滕王阁的倒影在阳光的跃动下如同鱼鳞在水面一般，晃得人眼晕。

究竟有多大的才气，才能在偶然路过此地，便一气呵成了这篇千古奇文，是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下，王子安和滕王阁被永载史册，光是观摩这冲天的高塔，我便顿时肃然起敬。

《滕王阁序》是我喜爱的古文之一，它不仅用典多，而言辞对偶华丽，但言之有物，《洛神赋》虽辞藻华丽，但好似缺了几分思想的深刻；《寒窑赋》相对能与《滕王阁序》抗衡，因为用典多，思想深刻。这样一篇我几乎能够全文背诵的文章，被世人争相传颂、研读的奇文，我想将来还会吸引更多文人雅士前来参观膜拜。我踏上这座高塔，塔的内部是螺旋上升式的，每更上一层，便可驻足参观展览，大量的历史古籍和文物悉数陈列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滕王阁内里关于王子安的介绍甚少，甚至只有一些其他的文人曾在此留下的足迹。想来带着初唐时天下第一才子之名篇前来瞻访，是自己的个人意愿，旁人不一定抱着同样的想法来参观。走到最高层，对面的江景跃入视线，随同刺眼的阳光和开阔的视野，脚下是几十米的高阁，在高阁脚下是午后的江水。我试着想象王子安同样站在这高阁上，登高望远，唏嘘感怀，脚下的长江水滚滚而逝。时空轮转，当今的我们同样站在这块高地上，凭栏眺望远方，远方是沉默的江水，它在这里已经孤独地流淌了多少个世纪、多少个年代？我们在这里感怀万里，难道不是杜牧笔下的“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？”独自莫凭栏，因为那滚滚逝去的江水是携带者无数前人的血和泪，伤痛和欢快，那平静是残酷的，请于无声处听惊雷，你会徘徊、会退却，会敬畏这眼前无声的画面……

我沿着回廊独自走下高楼，身边是走来的人们，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我仿佛听到那声音穿越时空，在这墙壁之间回荡，它在笑，笑世人的哀怨和痴狂，笑这江水的连绵和永不断绝……是啊，阁中弟子今何在，而我们终究难逃世间命运，早晚将消散于这永恒新鲜的太阳下，江边的水依旧空空地流淌，仿佛在昭示着我们的命运，人类的命运……

诗笺

拜年

● 楚江城

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，生长同一副面孔
比如小镇
比如我
比如母亲，比如二姐

老房子彻底摆脱了喧嚣
折毁的痕迹还在
只要我们记着
一个大红灯笼，照着门前飞起的小麻雀

除一，除一，除一——
风的语速低缓又孤独
吞吐不清的方言
重复着我们嘴边常用的祝福

群山集体陷入沉默。白色系和黑色系的车
葡萄一阵爬行一阵
代替我们朝大地行跪拜礼

雪地

● 袁帅

真正是在一夜之间
人间铺开、延绵一张白纸，白得静谧
寒夜里深度安眠的人们醒来
在上面踱步，就像日常中的签字画押
留下凭证。又接连打几个喷嚏
响亮地映衬唯一沉底的密码。太阳出来
应收尽收，把一个虚拟世界
果断结束于萌芽状态